

张天翼

速写三篇

·中国现代小说名家名作原版库·



44572
ZTY

东548-6

· 中国现代小说名家名作原版库 ·

速写三篇

张天翼

据文化生活出版社一九四三年初版排印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现代小说、散文、诗歌名家名作原版库：简装书/鲁迅等著；王彬编．—北京：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，1998

ISBN 7-5059-3092-3

I 中… II. ①鲁…②王… III. 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现代 IV. I216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17753 号

书 名	中国现代小说、散文、诗歌名家名作原版库
作 者	鲁迅等著 王彬编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发行部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奚跃华
责任印制	胡元义
新版策划	杨成春 韩龙梅
印 刷	北京市社科印刷厂
开 本	787×1092 1/32
字 数	8000 千字
印 张	357.625
插 页	30 页
版 次	1998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—4000 套
书 号	ISBN 7-5059-3092-3/I·2339
定 价	430.00 元(全 86 册)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序

具有现代意义的小说端始于五四。

所谓现代小说，含有时间与性质两层涵义。时间，是指五四至建国那一历史时期；性质，是指主题与艺术形式。

相对于中国的传统小说，五四以后的小说，有着截然不同的特征。大体上说，就叙事方式而言，以性格小说取代了情节小说；以多元叙述模式取代了单一叙述模式；以西方短、中、长篇小说的体式取代了传统的章回、话本与笔记小说。尤为重要，是观念上的变革。五四时期的小说家们揭橥了“为人生”与“改良社会”的宗旨。在他们的笔下，主体形象不再是封建社会的上层人物，而是被压迫的农民、工人与知识分子了。这些，对于中国的传统小说，无疑都是天翻地覆，闻所未闻的。

这是纵向的断裂。横向比较，相对于西洋小说，五四以后的中国小说，本质上是移植。“属于欧洲的文学系统”（郁达夫语）。这一系统发展到二十世纪，流衍为两支。一是现实主义，一是现代派，构成了二十世纪小说主潮。中国的现代小说主要地承袭了现实主义手法，并在短期内与世界文学接轨，成为世界文学的一支。

可惜，历史留给中国现代小说家的时间，过于短促，不过短短的三十个年轮，从而不可避免地使这一时期的小说家们，对于西洋小说，更多的还是学习与借鉴，即使在成功小

说的背后也往往笼罩着西洋的暗影。尤其是对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学习与实践，囿于国情，相对于现实主义流派，更见薄弱，举其成功者，在中国的现代小说中也只有新感觉派一支。对中国的小说传统，五四以后，小说家们采取的是决裂态度，将污水与婴儿一同泼掉，到了四十年代，方引起注意。但是，无论如何，中国的小说，在短暂的三十年里，毕竟现代化了，并且贡献出鲁迅、茅盾、巴金、老舍那样的小说大师，不仅丰富了中国也丰富了世界文学宝库，至今仍蓄孕着深厚的文学价值与社会再认识价值。有鉴于此，将这一时期的小说，汇辑付梓，或不是无谓之举。

1992年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决定出版《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》，我受其委托，选编了三十种，现在又受其委托，仍选编三十种。原则上一如其旧，一为名家，一为名作，这里就不啰嗦了。

需要申明的是，由于体例与字数的限制，入选的三十种，只选中、短小说，每位作家只选一种，这样，不可避免地会有遗珠之恨。倘有可能，我还是愿意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，至少再承担一次长篇的遴选。因为这样的工作，可以免去许多读者的翻检之劳。当然还有其他。比如，我们现在选择干部，常说“开放型”，这一准则，对于小说，它的研究与创作，也完全适用。所谓开放，不单纯是横向，也应该是纵向。而且，在现、当代小说之间原本没有界限，却人为地长期划了一道鸿沟，乃至在许多问题上重复劳动、数典忘祖，而又津津乐道，不知早已为前人所做，所云。当然，这些话，今天再说，早不新鲜。我之所以重复，无非是强调这个问题的重要，这或者要被讥为“菜刀不削自己的柄”。但无论怎样，新巨人总

要站在老巨人肩上，才能更高一点。何况见贤思齐呢？

王彬

一九九三年七月十二日

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三日重写

目 录

谭九先生的工作.....	(1)
华威先生	(24)
新生	(32)

谭九先生的工作

那天谭九先生要出门的时候，打发长工到小学堂里把王老师请了来，搓搓手交代了一些事：

“好得很，好得很，我们这镇上的抗战工作也做起来了。我们还有好多事情要办：等我回来再商量罢。我倒有个统盘计划在我肚子里。”

于是他用粗粗的短手指把股部弹了两下，微笑起来。

照例在这时候，谭九太太就站在茶堂屋门口，很大力地问客人几句话：

“王老师，我们细毛牙子在你们学堂里还听话不？呃，王老师，你们学堂里听见消息没有？——仗打得一个什么形了？”

男主人皱了皱眉，很不高兴地打断她：

“消息？打仗的消息——我不是天天都告诉你的啊？分明晓得还要问！”

他抽完一袋水烟，也不管太太还站不站在门口，就跟王老师谈起工作来。他这回嗓子放得很低，把一张方脸凑过去，紧瞧着对方那付近视眼镜。那位客人可低着头，视线钉着谭九先生那只装着水烟的手——食指上突起了一个石灰指甲的那只。

唔，这镇上要做的工作真太多，可是这镇上的知识分子又那么少。大学毕了业——还肯住在这里替地方上做点事

的，只有他谭九先生一个。他自从得了一张法学院的文凭之后，就在家里一直住到如今。而他还打算住下去。他不像人家那样要远走高飞，丢下家乡的工作不管。现在你看，譬如说罢，要在这里多找几个真正头脑子明白的爱国分子——嗯，就着实不容易。

这里他叹了一口气。不过他又赶紧声明，他并不悲观。他觉得事在人为：

“所以——总而言之等我回来再讲。我顶多——明日子后日子就回，唔，顶多后日。”

可是他去了四天，五天，一直到今天早晨才回到镇上。

“王老师来找我过没有？”他一进家就问。

“来过两趟，”太太拿个铜面盆替他打热水，头也不回地说。“王家坪的王老官也来过两趟：他要问我们籼谷。”

“冲他娘的梦！——籼谷！”

“真是冲梦！人家收来三百担租——不囤一囤，就这样轻易籼给你呀？如今这个仗一下子打不完工，谷子囤下去不涨到十块八块我就不信！”

做丈夫的横了他一眼，顶讨厌女人在他面前逞聪明。她懂得什么打仗不打仗，什么谷价涨不涨！她从他那里捡去了一两句，倒还在他门口来叽里刮！他恶狠狠地问：

“你怎么回复他的，那个王二老官？”

那位太太很得意地挺了挺脖子：

“我啊？——我回他一个绝：没得谷！哼，他还出到三块半哩。真是的！我们又不是蠢宝，肯这样烂便宜籼出去！我讲我讲——”

“好了好了！”他吼。“我的茶呢我的茶呢？人家忙得要死，

吃了茶就要有事去，你倒在这里七嘴八舌？”

这就赶紧捞起袖子，赶紧动手洗脸。事情实在太多。人家都正在那里巴巴地等着他。他很快地在面盆里吸一口水漱漱口，马上就把力士肥皂打到毛巾上，使劲擦了起来。一面在嘴里埋怨着：

“真是要命！这么大一个镇——你要多找出几个有头脑有眼光的，真是难上加难。你一不到场，听他们去搅，就搅得一块烂板板。他们横直负不得责任，凡事都要落到他肩靶高头。……真是该死，他们还算是知识分子哩！”

外面街上的吵声也显得很忙乱，好像为的要时时刻刻提醒他谭九先生似的。卖毛栗的小姑娘很性急地在那里喊。可是手推车似乎还嫌她不够劲，空隆空隆一阵盖过了她的声音，连屋子都震得抖起来。这里还隐隐地夹着学校里孩子们的歌声，听去那拍子也格外来得快些。

谭九先生一摔了手巾，就往屋里走。院子里那些鸡都咽咽叫着逃开去。巴在地下的绿苍蝇也吃惊地飞开，在阳光里掠过——划一道弧形的金线。

“他们靠势等得性急死了，”他对自己说。

一面他想像他们忙得苍蝇一样，窜到这里，窜到那里，可又没有一点头绪。他几乎要笑出声音来。可是他觉得他如今不必马上去找王老师，倒是该等王老师他们自己找上门来。他这就踏进他的书房。

“九嫂，九嫂，”他喊太太。“快些把茶端到这里来！”

他到墙上挂着的插信袋跟前：把这封信抽出来看看，又抽出了那封。接着又走到那座竹书架跟前，匆匆忙忙检查了一下：那里还是整整齐齐堆着他从前学习用的讲义。那部厚

厚的六法，还有那几册“湘军志”的残本，都依旧夹在那中间。不过顶上添了两个月饼盒子——他没有注意是什么时候谁放的了。书架后面一些老鼠发出悉悉率率的声音。

随后他空着手回到桌子边，躺到那张宝庆皮椅上，左腿搁上了搁手——荡呀荡的。

莫忙。一切的工作都得好好计划一下。他啜了一口茶，大声咂咂嘴。他想这里得成立一个抗敌大会。镇里镇外的人，都忙得蚂蚁似的，跑来跑去，一个个到他家里来接头。他们开口闭口总是——

“谭会长，这个路径要请你老人家的示下。……”

于是他——仍旧要躺在这张宝庆皮椅上，冲天竖起一根食指，有条有理地指示一切事宜。

到了那个时候，家里的人也就够忙的。在厨房里烧开水，一盖碗一盖碗的热茶端着往他书房里送，往茶堂屋里送。要是有个把抗敌大会的委员或是部长来了，谭九嫂还得亲自从浴缸里掏出黄瓜皮南瓜皮之类来摆碟子。……

“嗯！”他想到这里就把脑袋一摇，好像他头上有个苍蝇什么，要把它豁掉似的。“接头的地方——那还不如放在那家小学里好。”

他要具体想一下——大家忙着的到底是些什么事，可就模糊起来了。

不过演说总是要演的，他自己的话。将来有什么事要跟省里接洽——那当然也是他谭九先生的事。他得拿出一张名片去见省里的一位委员兼厅长，于是那位厅长就得很客气地跟他谈着抗战问题，还说不定会问到关于民众动员的问题。唔，民众动员是很困难的。唔，真困难。

他嘴巴不知不觉动了两动。他连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——他总想像那位厅长是个带眼镜的。

在这书房里一直坐到吃中饭的时候。有时候他忽然有个冲动——想要写点儿什么，把纸铺到了桌上，那枝小楷羊毫可始终没给搬动。他打桌上拿过辞源来随手翻翻。然后又把那册黄历看了好一会。

王老师他们为什么不来找他呢？难道倒是应该由他到他们那里去报到么？难道叫他上衙门一样，跑到那家小学里去问候他们么？

他为了要报复一下，饭后就出去走了一下午的人家，偏偏不去找王老师他们。连他那个死对头谭十一太公家里，他都也去过，那位太公虽然是他的亲叔叔，可是他晓得他是个老混蛋。

每逢看见一个熟人，谭九先生就总是谈起抗敌工作：

“这工作非做不可：这是我向来的主义。”

一面想着王老师到他家里找他不到，而一切工作都动不起手来，而跳脚发急，他就快活得心都发痒了。

回到了家里，他也不问有客来过没有。反正不用你开口，九嫂就会自动地从头至尾——告诉你今天来过一些什么人，她对答了一些什么话，一些又聪明又能干的话。

然而这回太太没有开口。只在那里打开柜子找她的头昏膏药。

第二天早晨一醒来，就听见太太在屋子里扫地，细毛牙子带着鼻涕在希里呼叻的。

“细毛牙子，细毛牙子！”他叫。“你上学的时候对王老师讲一声，讲我回来了，请他来一下子。”

马上他又觉得不妥。要是他们竟不买账，不来呢？

“哦，我去好了。你告诉他——我今日有事要跟他谈。听见没有？”

这天太阳不很好。天上糊着一层灰白色的——云不像云，雾不像雾，很叫人疑心到这不是一个好日子。到处仿佛都在冒着水蒸汽，又热又闷。蚊子大概以为这是傍晚时候，嚶嚶嚶地在屋子里飞着。

谭九先生踌躇了好一会，不知道出门要穿什么衣才好，他把黄历拿到手里，可又不敢翻开来。虽然他绝对不迷信，有些事可总不大放心。要是一看——他今天要干的事正是遭了忌，那他到底还是出去不出去呢？

可是他用偷偷摸摸的手势打开来，装作无意的样往上面瞟了一眼：那“宜”字下面印上了一大串。他于是怪他自己多事了：

“真是！何必查呢？唔，一个人信了禁忌——反倒碍手碍脚。”

他出门的时候，觉得很轻快。他先到湘源商店里去打一个转，这铺子是他外甥刘长松开的。

“莫泡茶莫泡茶！我没有工夫久坐。”他很忙地摆摆手。“呃，长松，你来，我有话跟你打讲。”

刘长松一面叫长松嫂拿烟端茶，一面驼着个背往他谭九舅舅跟前走去，仿佛怕屋梁会碰着他的脑顶似的。

那位九舅舅很谨慎地向四面看了一眼，然后摊开左手，用一根右手食指在那掌心里指点着：

“昨日子我跟你讲起的那个路径——我想决计要派你一个工作。抗敌大会一成立起来，事情是一定有你当的。你是

我的人：我总照拂你就是，你放心。况且你呢——唔，初中毕了一个业，论程度——论程度——此所以——总而言之你也可以算是一个知识分子。……”

长松嫂端出一盖碗茶来，忍不住要问：

“九舅舅，你老人家看了报没有？上海那路打得怎样了？”

“上海那路——唔”。谭九先生打了莫明其妙的手势，点了点头。又把视线回到了刘长松脸上。“我们镇上自然也要做工作，此所以——我自然少不了你。横竖他们也不过是些师范生，你当他们是什好脚色啵！……我啊，是这样：你们推我出来，那我就不客气，我就要用我的亲信来做事，“举贤不避亲”。这是我向来的主义。你看早年文正公，他老人家——”

这里他接过长松嫂敬他的一支纸烟来，点上了火。他好像给烟薰得有点不好受似的，轻轻皱着眉，霎了霎眼睛。于是又用手指在桌上敲着，极其庄重地谈了起来。

不错，当年文正公也是在家乡工作。他老人家是个翰林公，就等于如今一个大学毕业生。此所以地方上一办团练，当然就要推他老人家出来主持。不过——谭九先生一说到这里，忽然把声音放低了：

“论资格的话，自然没得第二个人。不过——不过——他老人家手底下要是没有几个人，那也揽不出来。天下的事情都是这样一个理。”

他稍为点了点头，架势要走，可是又想起了一件事：

“总而言之——你的工作我一定派你一个，不成问题。不过你千万莫讲出去哪，晓得吧，千万！”

这么一交代了个清楚之后，他就头也不回的摇摇摆摆出

去了，转一个弯，到了清风阁茶店。他挺着脖子站在那里，眯着一双眼，往这些茶客里找一个什么人。

等到他发觉茶店老板在这里恭恭敬敬向他打招呼，他就使头部稍为动了一下：

“梅十刨子不在这里？”

“他老人家在里头打“跑和子”。九先生进去看下子不？”

九先生咕噜了一句什么。可是到底把梅十刨子找到了。他把人家拖到屋角落里，小声儿说：

“昨日子连没找得你到手。呃，梁家大屋给抽中了那个老二——他究竟怎么样？他要不要找替身了？”

“你还问哩！”梅十刨子忿不平地溅着唾沫星子。“这个买卖早就给你们贵府十一太公抢去了。”

“十一太公！他找的哪个？”

“他介绍了麻牙子去顶。梁家大屋出了六十只花边。”

谭九先生咬咬嘴唇：

“这老而不死的家伙！麻牙子要他来介绍？趁我没在屋里的时候——哼！……十一老官得了几个花边，这回，你看？”

他这就不免要埋怨梅十刨子——真也太大意了。梅十刨子跟梁家大屋这么密来密往，而麻牙子又向来是听他谭九先生的话的。怎么他一不在家，就让那个老头儿做了手脚去呢。

“真是要命叫！什么事都非亲自出场不可！”

那个梅十刨子可不大服气：

“哪个叫你一出门就是六十年！你要得不想回来，人家还不趁势做了这笔生意去？”

“莫嚎！莫嚎！”谭九先生向旁边膘了一眼。“哪个要得不想回来？我是去收租……”

“收租——噍，收租收到李家大嫂床高头去了吧？”

谭九先生赶紧打断了对方的话：

“莫扯白了。人家跟你讲正经路……”

“还讲个屁！——连收场锣连打过了。”

于是谭九先生冷笑着点了点头：

“好得很，好得很！我们的抗敌工作——头一个就要举发抽丁舞弊，冒名顶替的案子！十胡子你也该上劲些：我有许多工作要叫你做的。不过目前——唔，务必要严守秘密。严，守，秘，密：记着这四个字。”

把对方的脸盯了一会儿，就打个手势结束了这场话：

“唔，就这么办。”

他匆匆忙忙又回到外面的茶座里，对那些茶客谈了一点消息。他知道得很多。例如敌国的面积有多大，火山有多少，大地震每隔多少年就得发生一次：他全部有个数。他预言这回敌国又得来一个山崩地裂，大火三月不息。他看看大家的面部表情，就加了一句——

“这真是天报应——要讲句迷信的话。”

还有呢，英国跟法国已经派出了军舰，帮我们进攻敌国，要把他们的京城打个屁烂。只是他还没有打听出到底战斗舰是多少，巡洋舰是多少。

这么耐心耐意讲述过了，他这就反复地叮咛人家：

“这都是军事上的秘密，乱讲不得的。顶好一个字也莫露出去。”

茶店里——这里那里都有人低着嗓子议论起来，好像蜜蜂样的嗡嗡，还夹着嘶嘶的声音。而那位谭九先生倒满不在乎地抽起他的水烟，一面不住地用手在身上掸灰。只是有时

候偶然搭一两句嘴：

“噯，所以啰，所以啰。这就叫做锯平三岛啦。”

为了怕那些隔得远一点的茶座上没听清这些消息，他赶紧放下水烟袋蹇过去了。

他是十一点半钟到那个学校里去的。一进门就看见有两个生客——都挂着什么机关里的证章，站在院子里跟王老师和徐校长他们很客气地拉拉扯扯，看样子大概是学校里要留这两个客人吃中饭。

“这是什么人？”谭九先生想。

不过他还是带着很忙的样子走进去。而且把脚步踏得格外响些，好叫人家发觉而先对他打招呼。

等这步功夫一做圆满了，他马上就向王老师打个手势引他过来。

“谭九先生来得正好，”那位王老师倒先开口。“这里正想做点有益于抗战的事情，要请谭九先生参加的。”

这位谭九先生可吃了惊：

“怎么？你们已经就筹备起来了啊？”

他刚才那种忙迫劲儿——如今就一下子凝成了冰似的，叫他感到了一阵冷气。

王老师指指那两个生客：

“那两位先生是民众教育馆的，跟我们讨论过……”

“唉，糟了！怎么这样性急呢？”谭九先生很着急地打断了对方的话。“我简直没听见讲起。真是意想不到！……唔，到底筹备一些什么工作呢？”

王老师一面把谭九先生让到那一间办公室里去，一面告诉他是怎么回事。原来民众教育馆派人来到这里学校来接